

【读心】

《红楼梦》里的中秋宴

□钟倩

节令与食物的关系，从来都是一种精神互鉴。秋风吹，蟹儿黄，八月十五螃蟹香。连汪曾祺老先生都抵挡不了吃蟹的诱惑，“清煮或清蒸后，翻开红通通的壳子，叠金交玉，黄是黄，白是白，还没吃就已是一种奇妙的享受。”金宇澄《繁花》中的个体商户陶陶更是嘴巴尖刻，认为单身阿妹“一个人吃大闸蟹说明有情调浓呀”。

最懂吃蟹的高手，还数曹雪芹。一部《红楼梦》写尽各种食物，螃蟹宴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是“背面敷粉”手法运用极致的地方。小说第三十八回，事情始于史湘云自罚设宴，邀众人共聚餐。宝钗提醒她，“文青”们组个饭局虽好，但得考虑钱的问题，她一番话让湘云没了主意。这时候，宝钗“雪中送炭”，既出方案，又送螃蟹：自家当铺有个伙计，家田里有肥螃蟹，贾母和园子里夫人都爱吃，索性由她赞助这次螃蟹宴，“我和我哥哥说，要几篓极肥大的螃蟹来，再往铺子上取几坛好酒，再备上四五桌果碟，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。”宝钗懂事、周全，太懂事，太完美，自然会有所算计，她成全了螃蟹宴，可谓一箭三雕，赢得贾母欢心，顺着王夫人心意，同时为薛家在贾府小住还了人情。以前读《红楼梦》阅历浅，只知道看热闹，被大场面的浮华蒙蔽双眼，实际上暗处的较量才是人性真相。

再看大伙对螃蟹宴的反应，刘姥姥开诚布公，“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”；周瑞家的道：“早起我看见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，这么三大篓，想是有七八十斤呢”；平儿则补充说：“哪里够，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”……这就像现代人的中秋节家宴，螃蟹上桌，先由着老人和孩子吃，剩下有余再互相分尝，往往是忙厨房的最后落个眼福，但心里乐呵。在贾府是同样的道理，只为博得贾母开心。吃蟹要剥肉、烫酒、洗手，又命丫头去取“菊花叶儿、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儿来”，以洗手除腥。王熙凤负责剥蟹肉，而拆剥蟹肉也颇有讲究，古人发明的“蟹八件”派上了用场。说起来，贾母的话值得品咂：“那东西虽好，不是什么好的，吃多了拉肚子。”说的是螃蟹的寒凉，何尝不是警戒之语呢？

曹雪芹在小说里不惜笔墨写过中秋的大场面，家人祭祖，赏月闻笛，饮酒吃饼，热闹非凡，就连最忙的贾政也到场了，而且桌椅也是圆的，取“团圆”之意。贾珍新请来的厨子，做的月饼和盘子一样大，曰“瓜仁油松瓤”，让人大开眼界。此时，曹公的大笔一个急流直转，“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，呜呜咽咽，悠悠扬扬，吹出笛声来。趁着这明月清风，天空地净，真令人痴心顿解，万虑齐除，都肃然危坐，默默相赏。”笛音转悲，不是悲伤，而是悲悯——贾母忽然掉泪了，是笛声勾起的伤心事，是家族命运的忧戚感，还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无奈与愧疚，说不清楚。此时，湘云和黛玉不见了，跑到凸碧堂、凹晶馆联诗，伴随着场景切换，中秋节的荒凉、凄冷呼之欲出，对应着繁华与幻灭。“凸”“凹”，山高起来，水凹下去，就这样起伏不定，此乃大自然的规律。

贾母掉泪，是替子女们哭未来，也是深情的眷恋与挽留。正如脂砚斋点评，“贾母已看破狐兔鬼死，故不改正，聊来自遣耳。”花好月圆不过是瞬间，有聚有散才是本来。那边两人对诗，黛玉一句“事若求全何所乐”，道出人生抵达圆满的真谛。“渐闻语笑寂”，音乐缓缓落下，声音渐渐消失，黑影里飞起一只白鹤，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花魂”，家族总会败落，生命总会凋零，但她们永葆孤傲和美丽。

有多少眷恋和挽留，就会有多少心酸和无奈。贾府的中秋节，观照“微尘众”的悲欢离合，而贾母的心绪，流转出生死沉味与人间清醒。前后文对照，我发现，此前的螃蟹宴是家族的高潮，正面富贵奢华，反面则是急遽凋败，正如一场绚烂无比的烟花，绽放即凋零，一地的红泥。

从前吃螃蟹，是尽享小河水里和小伙伴捉蟹的乐趣，蟹小却味美得很；如今吃螃蟹，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，特别是中秋团圆宴，与家人围坐聊天甚欢，满桌红彤彤的蟹壳，手上沾的蟹黄，相互推让之间，溢出日常生活的层层暖意。想来，曹雪芹笔下的螃蟹宴与中秋月，有了别样的情致——从起诗社到螃蟹宴，命运的齿轮加速转动，中秋赏月意味着家族命运盛极转衰，人世间的美好既深刻又短促，留有回忆在心头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）

【记忆】

海滩上的三个月饼

□周洪华

月亮升起来了，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，远处的田野中虫鸣蛙鸣，庄稼成熟的香味，随着如水月色，飘在静谧的夜空里。又是一年中秋节，又是桂花飘香时，透过清澈月光，那年中秋留在心底的月饼香慢慢浮上记忆。

我6岁时，举家搬迁返回故乡，因盖房子，家中欠下一笔债务。姐姐读四年级时，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为了学费，为了还清债务，对鱼虾过敏的父亲决定去渤海捕鱼。一张渔网、一辆大金鹿自行车、一根扁担、一座窝棚，在苍凉的渤海边，潮来潮往，雨雪风霜，父亲一干就是两年。

那年中秋节早上，母亲递给姐姐一摞韭菜饼，让她去海边喊父亲回来收秋。我和弟弟吵着也要去，最终母亲同意我给姐姐做伴儿。姐姐借了邻家的自行车，载着我走上通往海边的路。一路上，满目是荒凉的盐碱地，沟坎上芦苇正吐着柔嫩的淡紫色穗絮。东一撮、西一墩的红柳点缀着荒原的生机，爬蔓草、黄须菜，从眼前蹿过的野兔，倏忽间飞起的鹌鹑，让从未走过远路的我倍感新奇。中午时分，远远地看到了一段堤坝，上面零星搭着七八座窝棚。姐姐走到一座窝棚前，说：“这就是爹住的地儿。”我举目四望，问姐姐：“姐，这里哪有海呀？我咋看不到呢？”姐姐说：“这里离海还有三十里，远着呢！爹下晌才能回来，爹回来，潮水就会跟到这儿，你就可以看到海了。”这时我才明白，在与平原相接的海边捕鱼是多么艰难，每天清晨海水退潮后，要在退水后的滩涂上步行三十里到海中下网，第二天上午再趁海水下落后，去捡挂到网里的鱼，而且必须赶在下午潮水上涨前将捕到的鱼挑回来，否则，不但鱼捕不到，人也会有生命危险。两年来，父亲总是4点就起床，迎着朝阳，踩着湿滑的海滩，一步一步用肩膀担回富裕的梦想。

那天直到下午3点多，我和姐姐才在白白花涌来的潮水中，看到几个人影正艰难地向堤坝这里移动，姐姐喊：“是爹回来了！”近了，我才看清父亲和另外几个渔民，每人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，正蹚着近一米深的海水向我们走来。父亲显然看到了我们，举起手向我们挥了一下。海水终于在离堤坝十多米远的地方停止了上涨，父亲走过来，汗水与海水交织在一起，身上湿漉漉的。他用肥皂洗净手上的鱼腥味，接过韭菜饼，递给那几个渔

民，他们客气地推让：“老周，你自己吃吧，你又不喜欢吃鱼蟹，我们待会儿煮蟹子吃去。”一个渔民有些无奈地踢一脚边的一麻袋海蟹，说：“都说秋天的蟹子肥，一点不假，个个顶盖肥，可惜不值钱，没人要！”父亲接过话说：“是啊，今天这么多蟹子挂在网上，把网都挂烂了，摘蟹子，耽误得差点回不来了。”

渔民们煮蟹子去了。父亲忽然想起什么，跑到窝棚里，出来时手上拿着一个纸包，打开油腻腻的纸包，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，里面赫然是三个月饼。父亲笑着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个，说：“吃吧，我寻思着今天你们要来了，昨天我就从小货郎那儿买下了。”那时的月饼硬似杠子头火烧，要一点一点咬下，慢慢嚼，越嚼越香甜。接过月饼，我高兴极了，埋头啃了起来，要知道这是我九岁以来第一次可以独自享用一整个月饼呢！姐姐看父亲将最后一个月饼包好放进书包里，问父亲咋不吃，父亲说牙痛吃不动硬月饼。我看着父亲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的脸上和嘴上的燎泡，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亲真的牙疼了，却不知道那最后一个月饼是父亲留给小弟的。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由于对海产品严重过敏，吃了点儿鱼肉都会呕吐个昏天黑地的父亲，两年渔民生活遭受的苦和累，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。长期只吃干粮和咸菜，父亲又黑又瘦，因缺营养，他的指甲开始变黑、塌陷以至脱落。然而，两年时间，父亲挺住了，并通过他的劳动还清了所有债务。

那天下午4点左右，父亲带着捕来的满满两麻袋梭子蟹和我们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月上柳梢头，我们回到了小村庄。清亮的月光下，父亲在院落一角支起两口大锅，把两麻袋梭子蟹全部倒进去，火红的灶火燃起来，海蟹的香味在小村上空弥漫开来。村里的大伯大叔们拎着兰陵大曲、景芝白干来了，大娘大婶们端着甜枣、花生来了，我的小伙伴们来了……人们坐在一溜长桌旁，身披如水的月光，喝酒、品蟹，谈着当年的收成，描绘着美好前景，欢声笑语敲碎了静谧夜色，荡漾在蓝蓝的夜空中。

多年过去，每当中秋佳节来临，我都会忆起那年中秋圆月的明月，流淌着蟹香、酒香、月饼香的院落，以及月下那温暖的画面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现就职于东营市垦利区某机关）

【浮生】

难忘花生香

□安宇影

每至中秋，家乡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师泼上了一层金黄的颜料，那是花生成熟的信号。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收秋的忙碌与喜悦之中。

每年到了花生成熟的季节，父亲就套上我家那头红毛骡子，拉着铁犁，一垄一垄把花生翻出来。铁犁翻过花生垄十分松软，直接用手一提，一棵花生就连秧带果一起出来了。母亲领着我与妹妹，跟在父亲身后拾花生。也有一些“捣蛋鬼”赖在土里不出来，这时就需要用一种只有三根齿的小铁耙仔细地找，确保花生颗粒归仓。

收花生是一件很繁琐的活，从第一天开始，人们就昼夜不停地忙碌着，从田间到场院，再从场院到家里，来来往往，一刻不停，有时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。中午时分，父亲不舍得回家，就让母亲一个人回家做饭，然后送到地里给他吃。到了周末，做饭、送饭的活由我负责，父母都在地里忙着。

一堆堆花生被装上架子车，拉到场院里晒，晒得半干时，再用叉子拍，把花生秧和花生果分开。有些拍不掉的花生果需要用手摘下来。晚上的场院和白天一样忙碌，到处都是摔花生、摘花生的人，男女老幼齐上阵，随便拽一把花生秧就坐下来，手里噼里啪啦地摔着花生，嘴里也噼里啪啦地唠着嗑儿、吃着花生。这时节的月儿格外亮，格外圆，照在一片繁忙的场院上，仿佛是谁在写着一首五谷丰登的诗。

渐渐地，月儿西沉，露水打湿了衣裳，父母抱早已倒在花生秧上睡着的孩子，放在架子车上，回家。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。

到了中秋节这天下午，母亲早早地从地里回家，张罗着蒸月饼。等母亲蒸好了月饼，父亲也回来了。他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在院子中央摆上一张小方桌，摆上母亲蒸的大月饼，再摆上买来的细月饼，以及苹果、橘子、柿子等水果。等母亲收拾妥当，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月饼。

此时，皎洁的月光洒在小院里，像给小院披上了一层洁白的轻纱。一向严厉的父亲，这一天会格外温和，和我们弟弟聊聊学习，和母亲聊聊庄稼。我们围坐在父母身边，嚼着美味的月饼，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。家里的鸡鸭牛羊以及猫狗也安静在卧在栏边，院里，吃着母亲特意给它们准备的食物。屋檐下挂着火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，散发着浓郁的味道，那是秋天的味道，是收获的味道。

又是一年中秋节，遥望夜空中的那轮圆月，我更加怀念儿时悬挂在小院上空的那轮圆月，怀念那些回荡在梦中的花生味道，还有母亲蒸的那美味的月饼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，都如同皎洁的月光，永不褪色。

（本文作者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